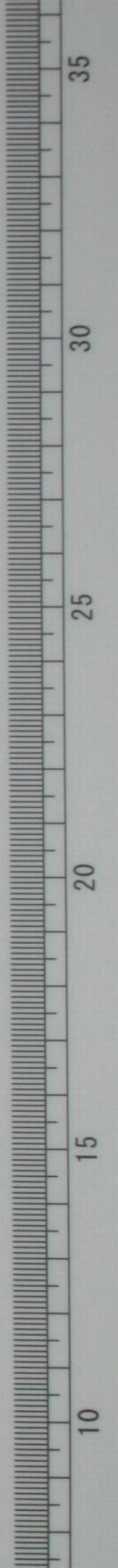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2
11

土



30-61
文庫 17
W142
11



杜詩論文二十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寶應元年秋綿州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與時
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南圖回羽
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罷囀春。空留玉帳術。愁

七

綿州二十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唐氏寄

010185187026

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鼎湖遠。肅宗已崩也。憲章新。代宗即位也。四海猶多難。禍亂未平也。中原憶舊臣。召嚴武還朝也。下接嚴公入朝。則當與時以安反仄。而自昔已有經綸之素矣。於是感激主恩。以張國運。從容不迫。以靜邊疆。故正欲圖南。又回羽翮。自蜀追還也。直上北極。以捧星辰。入朝輔政也。自當盡圖維于晝夜。豈敢復移情于花鳥乎。而西蜀之地。則長公餘威。猶留玉帳之術。奪

我良牧。已愁殺錦城之人矣。况公既入朝。則閣道已通于丹地。我猶滯此。江湖尚隱于白蘋。豈能鬱鬱居此。終當復返長安耳。但公此去。既登台輔。自當挺身為國。慎弗徒為身謀也。

附嚴武酬別杜二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未効風霜勁。空慙雨露私。夜鐘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殊庭謁。俱承別館追。斗城憐舊路。渦水惜歸期。峰樹還相伴。江雲更對垂。試回滄海棹。莫妬敬亭詩。祇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但令心事

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猿○惱○夢○思○

獨逢堯典再觀漢官答鼎湖二句。堯典指受終事也。未効風霜勁節空慚雨露私恩。答四海多難六句。萬戶鍾清千旗曉列。答漏鼓二句。此時當與君同向殊庭而拜舞。俱承別館之恩。追乃為快耳。孰知成都去而獨歸舊路。澗水別而空惜歸期。惟有峯樹相伴。江雲對垂而已。四句別意。然汝滄海不必長往。時流少加假借。二句規之也。又言別後早為寄書相慰。無忘杯酒共歡。但令志氣尚在。豈肯令鬢毛衰白。便甘干

老朽哉。六句答江潭句。無奈此時道路之間。相憶正深。巴山之猿。添人愁思耳。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稍○稍
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檻○峻○背○幽
谷○窓○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來○客○天
橫○醉○後○夢○窮○途○謝○衰○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能○幾○諸○孫○賢
至○今○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沈

野興每多未盡故復上江樓以延賞心也。而上江樓

之故。則以使節歸朝。於此相送。偶因落景惜別。又此登臨耳。下八句登臨之景。落照未幾。而烟橫風起。天晚矣。重舟泊而依淺瀨。樓下也。輕鳥宿而度層陰。樓上也。樓檻固峻。背幽谷而向南。奈樓窓雖虛。交茂林而易暗。未幾而上燈矣。樓高燭明。故光散遠近。月出矣。背山臨江。故影靜高深也。因歎朝來而登城上。風景依然。醉後而見參橫。良夜已永。止因窮途老景。不覺苦調高吟也。佳會不能長得。亦以諸孫之賢。禮意至今未衰也。一句點杜使君更言不必閉門留客自

當痛飲高歌。直待河沉天曉耳。自落景至天曉一篇節奏。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盃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送遠至此而別。望青山迢遞。空復情深耳。幾時盃爲重把。不能預期。而昨夜月尚同行。不可再得矣。四句相送之情。東西川之列郡。謳歌思慕。而惜不能畱。玄肅代之三朝。出入將相。而其榮已久。二句頌嚴下自

序因歎別君之後。江村獨處。寂寞全生而已。又安有知已乎。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穎川。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不作臨岐恨。惟聽舉最先。火雲憚汗日。山驛醒心泉。遇害陳公殞。於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

黃霸為丞相。而聲名初著。則在為穎川刺史之時。刺史不亦重乎。而近日除書。乃得賢如使君者。計程則

五馬何時到。彼遠別則魚書當早傳來。亦因老思竹杖之扶。寒要錦衾之暖。當與書齊到也。今使君榮行。不必作臨岐之恨。惟望汝舉最為先耳。今雖火雲渾汗。而山驛有泉。當亦不苦也。因送君而念及陳公子。昂遇害而殞。蜀人至今憐之。君至射洪。陳之鄉也。同類之傷。當為我潸然矣。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白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

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馬將軍苦戰身死而為伏波之子孫則各家將種尤為可惜而况干戈未定壯士空亡所以令我歎恨也猶憶去年討賊之時臨江握別不可再得矣惟有瞻望孤雲不覺涕下之橫襟也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去秋涪江木落之時而有臂槍走馬者其勇猛便捷可知矣乃一往不返白骨沙場且全軍敗亡部曲俱喪然非其罪也止因遂州之人閉城自守故漢節猶存致援軍敗亡而巴人略盡所以戰場冤魂啣恨夜哭而野營猛士撫事深悲也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鱖魚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眾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襄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

盤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道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驩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

綿州有江。江水別派而為東津。東津之魴魚鮮白。二句是主。漁舟沉網。所意者魴也。而入網者一擁數百。若小魚固不足取。而赤鯉騰出。如有神焉。漁舟縱橫其中。潛龍有德。雖爾無聲。而老蛟意當噴怒矣。故迴風起吹沙塵。而黯焉變色也。一段完打魚事。於是得魚開宴。而饗人切膾便捷如意。飛則言其薄。金盤言

其華。白雪言其潔。高言其多也。一句寫盡。因歷數嘉魚。如徐州之秃尾。既不足憶。漢陰之槎頭。聽其遁逃。肥美者終推魴魚第一。仍歸到魴魚。結夫未食之時。每覺貪饗。既飽之後。反覺蕭瑟。天下事大率如此。轉而思之。我之滋味有限。物之性命可憐。即此朝來所割之魚。咫尺波濤。永不復到。不亦哀哉。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

傷損皆垂頭。倔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
鱸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干戈兵革
鬪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何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
所哀。

蒼江之中。漁子晨集。方設網提綱。而殺機一動。萬魚
已急矣。於是漁子之能者。操舟若風。輕狎波濤。挺叉
直入。小魚之漏網者。已不可紀。即已得者。而半死半
生。戢戢猶動。魚小則力微也。大魚之傷損者。雖已垂
頭。即垂頭者。而倔強泥沙。有時而立。魚大則力大也。

一段完打魚事。因言東津觀魚。今已再舉。承明又字
而主人罷鱸。又復飲酒。不知滄江之中。兩番擾亂。初
猶潛龍無聲。今并不能安其居矣。方今兵革未休。而
鳳麟不出。吾徒奈何。縱此樂以暴殄天物耶。此聖人
之所哀也。

越王樓歌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
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
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綿州州府。何其磊落。磊落高大也。蓋承平之時。親王之貴。所以磊落如此。未說樓先說府。是倒視法。而府中西北。又造高樓。碧瓦朱甍。照映城郭。於是樓下則有長江。樓上則見落日。樓在西北。故落照為佳也。因歎君王舊跡已陳。而徒為今之游者。攬古而感懷耳。

海棕行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眾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群。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綿州在江濱。江濱有公館。公館之中有海棕。遠望已見其入雲矣。近而視之。粗如龍鱗。細如犀甲。蓋其蒼稜起於白皮之上。大已十抱。而文理如此也。豈海棕欲出群哉。眾木自處其卑。故海棕獨見其高。但恨其不能移根上苑。而埋沒綿州。惟有世外之人心知其異耳。

姜楚公畫角鷹歌

楚公畫鷹鷹帶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愁掣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

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

楚公畫鷹帶角。一句畫之形似。而殺氣森森。已薄於北方矣。觀者雖貪看其俊異。仍恐其掣臂而高飛。二句畫之神理。一藝雖微。不知費幾許心血。人但知其妙。而不知其苦也。此鷹乃落於綿州。却歎真骨難逢。虛傳此畫耳。梁間燕雀。不必疑猜。彼豈能搏空上天也哉。

宗武生日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已伴老夫名詩是

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寬衣輕彫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

公之在綿。雷家成都。故曰小子何時見也。但憶其為高秋。此日生耳。夫小子何知。而都邑籍籍。已與老夫並傳矣。自吾祖以來。詩為家學。而世間過譽。俱屬狗情。豈小子真足當此哉。還當熟精文選。不得恃此而失學也。汝能嗣業。何必綵衣之舞。而後為孝乎。下乃序。生日。生日必有盤飧湯餅之設。故曰病後彫殘。不能端坐。尊酒雖分。或當涓滴徐傾。以遣此日耳。分者

家在鄜州也。

光祿坂行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

山行而日下石壁。則日已沒矣。日落而餘霞照映。故千山皆赤也。此時鳥雀亂鳴。千山欲暮。一人獨歸。能無懼乎。惟其獨歸。則馬驚猶可防。而伏莽深可慮耳。因歎安得如開元年間。天下太平。盜賊消弭哉。而今則道路險艱。卽數武之間。已多阻隔矣。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群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爲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身在萬里。而值涼風初動。已可悲矣。一句悲秋。下俱悲秋之事。而萬里之外。又值群盜縱橫。此時因徐知道段子璋之亂。公乃來綿州。留家成都也。故值傳書未到之日。因識秋來爲客之情矣。是以見過鳥而羨其高飛。歎既老而隨人奔走也。况自秦而蜀。自蜀而

綿方欲為出峽之計。則去兩京益遠矣。何時歸乎。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客中夜息。人見其睡耳。孰知其睡何曾著乎。惟睡不著。望其一刻。即明。而夜漏沉沉。若應明而反不肯明者。下二句。不睡中所聞。見入簾而餘月影。高枕而聽江聲。望此月。聽此聲。欲睡不睡。是反側無可奈何時也。下四句。是不睡中心事。一夜不睡。萬事上心。念過

去之事。則事事皆錯。致無衣食。當前之事。則無地自安。反仗友朋。是以老妻遠隔。生事艱難。然有書寄去。則未歸苦情。想已盡悉矣。

客亭

秋。牕。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兩首一時之事故。接上言。初以為天竟不肯明矣。而孰知秋窓之上。猶有此曙色乎。然曙則曙矣。而木落蕭蕭。天風颯颯。愁緒又添一倍也。起而視之。日出寒

山之外。江流宿霧之中。一片荒茫景色。因歎夜而又
曙。日復一日矣。聖朝雖無棄物。而無如我自衰朽無
用。一任其飄零轉徙而已。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髮。一別五秋螢。忍斷
盃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

西漢親王。漢中王也。成都客星。杜自謂也。百年無多。而雙髮已白。頂客星。別來有幾。而五度秋螢。頂親王。別離如此。歲月易流。奈何斷此盃中之物。守此座右

之銘乎。若此。則我不能相隨。卽獨醉飄流。亦所願也。所謂戲也。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蜀酒
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酪酏。淨掃鴈池頭。

策杖亦時能出。非我不來也。無奈王門已非昔日矣。下頂異。昔游。放廢之人。不能復起。而遣懷懷酒。乃未肯相留。然而蜀酒江魚。令人酒懷如湧。終思乞一醉。以爲王掃除之役。所甘心矣。終以戲結。

群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憶酒顛狂。魯衛

彌尊重徐陳略喪亡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

群盜縱橫所以絕我之歸路衰顏落莫乃復會王於
遠方尚憐我詩句之警策猶憶我飲酒之顛狂否乎
今以魯衛兄弟之尊更覺尊重亦念陳徐賓客之盛
盡已彫零而賓客之中止餘我枚叟在耳早歲已登
堂締交是所當念也

贈韋贊善別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掩荆扉江漢
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扶病而送君因自憐不得同歸也故相別之時固應
握手盡淚相別之後仍復掩戶羈棲耳况子去之後
故人已少而音書自稀因計廿年往還所願晨夕相
同者乃至老來共別而舊願已違哉

杜詩論文二十一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寶應元年秋梓州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因記平時此節飲酒狂歌。乃今成白首。興因年減乎。

故令節追歡筋力已異承第二句而撫時遠望感懷
則同承第一句下俱承望遠懷思弟妹總在悲歌之
中繫念朝廷未免醉眼一望而已因言兵戈關塞羈
身異方因時望遠如弟妹如朝廷如兵戈關塞種種
傷心一齊俱至故曰此日意無窮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小驛
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迴首白雲間

節逢九日自應愁思况在道路艱險之中哉早晚不

眠止因奉使而山川險阻何路出山耶應艱險句今
逢令節則小驛之香醪既嫩重岩之細菊已班對花
持酒自應駐馬迴首以望我也應九日句

附嚴武巴嶺答杜二見憶

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
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
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

汝云不眠而持漢節孰知卧于巴山而落月相思也
汝云愛酒我知其能詩也汝居于江頭惟餘楓葉已

足愁人。我行于巴山。卽有黃花。對誰消遣耶。苔香膠
細菊句也。汝云遙知。迴首而孰知。跋馬。君已非一
度哉。但存嶺猿秋鴈。以動悲懷耳。

題立武禪師屋壁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
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

何年虎頭之筆。而畫此滄洲乎。所以赤日之中。若有
石林之氣。青天之下。已見江海之流也。于是飛錫而
往。常可近鶴。貼石林句。卽持杯而渡。併不驚鷗。貼江

海句。所謂身在畫圖中也。故若身入廬山。真逢惠遠
矣。六句皆咏畫。更貼禪師。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淡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山
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夜淡露下氣清。則月益清矣。故滿于江城。無處不照
也。月色如此。愁懷實淡。故遠客不能寐。而歸舟且獨
行矣。上四句翫月下呈漢中王。因念關山雖隔。同在
此月色之中。而烏雀遶枝。我自有驚飛之嘆耳。倘風

吹暈生。安得淮南王之術。以却之乎。淮王借用。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
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
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
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滕黃昏始扣主人門。誰
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
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時交
態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我入東川。步步回顧成都者。因成都亂後蕭索。而思
我浣花草堂也。今來此東川。投托豪雋。止有本州從
事嚴別駕耳。相見之時。先為把臂。即為開尊。于是酒
酣感慨。擊劍而龍鳴。脫帽而露頂。階前奔走者。無非
朱紫。此時銅盤燒蠟。照耀如晝。不知夜之如何也。五
句寫其豪俊。因念黃昏始到。俄頃已成密契。夫遇豪
俊如此。故意氣浩落。雖有萬事。且付之形骸之外。即
相與百年。亦未見歡娛之盡也。所以彼此傾心。肝膽
披露。如我久客多憂之人。見之亦忘其苦矣。回視天

下之士。一時交態悠悠。如君者不可復得。故垂老遇君。當乎古人中求之。豈恨其晚耶。

嚴氏溪放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况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憾。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

天下兵革未息。豈免溝壑漂流哉。今居劍南。而歲月難度。欲往邊塞。而節鎮久驕。下頂邊頭。朝廷之待節鎮也。雖費心設處。而終于姑息。節鎮之待賓客也。乃絕無禮意。而惟以肥甘。正寫其驕也。因歎古人已爲糞土。何能屈節以事若輩哉。况我飄轉已無定所。終日憾憾于羈旅之中。乃得于秋溪月下。與子相語耶。東遊西還。筋力已倦。豈復許身誰氏。知子松根已長。茯苓可與共煮。漁樵而甘同隱。服食以求長生。豈不快與。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
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古來君臣
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赤驥而頓長纓。不復前進。非無萬里之姿。而悲鳴淚
下。亦問馭者何人乎。世無王良故耳。一段咏赤驥。鳳
凰從天而來。將止而又復飛。因竹花不實。故忍饑而
去耳。一段咏鳳凰。皆借興也。古來君臣之契。亦由英
主能駕馭長材。可以物理推也。二句應赤驥一段。倘

擇主不得。賢人自識定分。豈復貪戀祿餌哉。二句應
鳳凰一段。此首是三首之主。下二首皆從此出。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
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
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市人日中為市。利盡錐刀。其日夜不寧。猶膏火之自
煎耳。無如農人力田。必有豐年。蓋所務在本業耳。市
人邪贏之利。徒勞何益哉。如舜舉諸賢。垂拱而世治。
得本計也。秦任商鞅。法密而民媮。不知本計也。此首

解賢人識定分兩句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漢光武之得天下。自高祖開之。承藉固有自也。然高祖崛起布衣。自是其才力。而輔相之績。蕭曹與有功焉。則輔佐光武。以成中興者。又非師武臣力與。故有寇恂鄧禹。耿賈復為濟時羽翼也。所以祚永四百。而垂名不朽耳。此首解古來君臣契二句。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劔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秋已盡矣。而東行未迴。回首草堂。尚在城都西郭也。籬邊之菊。豈免繫懷。承茅齋江上之遊。但逢杯酒。應東行。於是望雪嶺而獨看日落。無可共語也。思故鄉而絕無人來。音問不通也。初以作客為苦。于今思之。苟得懷抱稍佳。作客亦所不辭。而何時得遂乎。

唐肅宗寶應元年冬梓州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雋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攜。

金華之北涪水之西時已仲冬風日始覺稍寒地氣殊也承上山則連于越雋其來遠而又蟠于三蜀其勢雄水則散于巴渝其派分而又下于五溪其流合三句寫望中所見又見獨鶴雖高猶能自得饑鳥既

苦似向人啼誰可告語乎二句自况因歎射洪之酒雖美正當極目傷神之時無人持餉也極目傷神點還野望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雄才。

涪右衆山惟金華崔嵬獨出山色上映反若天光下

垂而迴抱于丹臺之上。瓊赤玉也。四句遠望之景。于
 是石壁插水。故繫舟絕壁之前。舍舟登山。故杖策縈
 迴之徑。既登山四顧。而別岫無不俯觀。川谷皆為開
 豁矣。四句到山之景。此時正寒。雪嶺之日。已無暖氣。
 霜鴻之嚮。若有餘哀。二句點冬字。焚香玉女跪。形像
 宛然。霧裡仙人來。來往無跡也。二句觀內之景。下四
 句。陳公學堂遺跡。但見石柱。仄于青苔。無人復行。悲
 風起于天末。助我悲懷矣。撫遺跡。感往事。故傷其雄
 才之沈沒也。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烟。位下
 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楊馬
 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乘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
 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
 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拾遺之居大屋修椽。遺規猶在。而棄此荒山僻壤。寒
 日淡烟之中。無人久矣。四句先咏故宅。下俱傷拾遺。
 拾遺名位未達。固不足後所貴者聖賢之道耳。才繼

騷雅而名流不能望。所以繼跡楊雄相如之。後而聲名並著也。乃一時英俊。多登台輔。如趙彥昭。如郭元振。皆拾遺同遊之人。一則美玉得售。一則起于卑官。宅中素壁之土。諸公遺翰猶存也。然遺跡有時而湮。聲名千古不朽。則此堂亦非千年之質。而傳頌後世者。忠義之心。與感遇之編而已。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

邑。烟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甫也南北人。蕪漫少耘鋤。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嘘。

遠望。但見野寺隱于喬木之中。山勢起伏。而僧居隨其高下也。既及門。則石門之外。日色照耀。佳氣盤礴。已覺其異矣。入門。則曲徑深窈。長蘿紛披。既到庭前。則猛虎馴伏。而文公之廬也。登堂。則俯視井邑。已在

烟塵之外矣。一段文公上方下乃說文公文公會一
 赴講。此後不出已十餘年。故長者自來擅施禪心不
 復動念。蓋因其性地既明。如大珠脫繫。滿月當空也。
 下自序。我乃浪遊之人。心意蕪雜。不可芟除。久沈沒
 于詩酒。又忝列于簪裾。不能明心見性。即王侯虜虜
 同為丘墟耳。今來謁者。欲聞第一妙諦。迴心而向大
 乘也。然眼膜既久。則金篦一刮。無量珍寶。豈過是哉。
 無生之理。必待汲引。不得不望汝吹噓矣。

奉贈射洪李四丈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
 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踏
 踏麒麟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

古云愛其人者。愛及屋上之烏。我于丈人亦如是也。
 人生意氣豁達。一見便合。豈在相與之早晚乎。四句
 序李四交誼。下自序西蜀之亂初定。處處氣色蕭索。
 我所以浪游無根。草堂寄于成都。亦不復顧矣。今謀
 東行出月峽。下荆州。直至海。上有萬里之程。而資斧

止須十金。竟不可得。故羈栖于此。妻孥不能保也。悠
悠風塵之際。徒使長才空老。志士見之。必多感傷。因
不惜為君傾例也。

早發射洪縣途中作

將老憂貧。寡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
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假裝逐徒旅。達曙陵險澁。寒日出霧
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繫。汀洲稍疎散。風
景開快悒。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
屢挹。茫然阮籍。述更灑楊朱泣。

將老而當貧。寡之時。所以奔走為救貧之計。無柰筋
力已衰。帶星而行。奏理既疎。使風寒易入也。然豈無
固窮者乎。鄙人道氣既寡。故無獨立之志也。一段早
發之懷。于是束裝而隨行旅。侵星出行。未幾達曙。而
險阻在前矣。但見寒日出于霧中。而昏慘異常。應達
曙。清江轉于山下。而奔流獨急。應險澁也。惟其險澁。
故僕馬不前。而遲遲吾行矣。一段早發之景。迨險阻
既過。汀洲遂來。而風景可以解悶。汀洲。即清江之汀
洲也。二句射洪縣南途中。雖旅懷稍慰。而興致已非

昔時故衰顏遇此偶為一笑而昔日勝事豈能長有耶所以一笑之後繼之以泣也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溪行衣自溼亭午氣始散冬温蚊蚋集人遠鳧鴨亂登頓
生曾陰歆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
麗蓋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去
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沿溪而行溪山阻塞水氣襲人故衣自濕也至亭午而日色正中陰霾始散方見景物冬温而蚊蚋飛動

人遠而鳧鷖縱橫從登而復頓者又見層陰從頓而復登者已出高岸矣冬温層陰應陰氣鳧鴨高岸應溪行行之既久而驛樓在前矣通泉驛也縣郭在望矣南去通泉縣十五里也因歎一川之麗盡日方窮至此則山色遠而寂寞江光晚而滋漫矣我傷時雖愧孔子而本國同于王粲所以苦于飄零觸境每多嗟嘆耳

過郭代公故宅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落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若及夫

登袞見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
 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群公見慙色王
 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池館皆
 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寶劍篇神交付溟漠

豪傑之性在末遇之時復不修邊幅故日其跡或脫
 落自代公為通泉縣尉時率性而行文法吏議俱不
 足以羈之及既登台輔而直氣噴薄意度磊落益驚
 為異人則豈常情可度乎一段言其才品神龍之後
 韋后之亂既平玄宗之位復定皆其指揮之功得成

顧托之重羣公見而慙色王室至今尊隆故功業出
 名臣之上圖書存臺閣之間一段序其功蹟我至此
 見其遺跡則池館無非疏鑿也二句故宅復歎公神
 龍定策之時臨事果斷所以懷古涕零也然而其人
 往矣惟咏其詩以訂神交而已前陳拾遺故宅先咏
 故宅而後及拾遺此重一過字故先咏代公而畧點
 故宅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遊

梓州東遺蹟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
 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發
 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觀。郭薛俱
 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

少保有古人之風于郊。郊篇見之。欲言其書畫先贊其詩。但惜其功名不終。而僅傳書畫耳。下頂書畫。我游梓州涪江。見其畫在寺中。書懸金榜。故仰看垂露之姿。高既不騫。而低復不墜。體既道際。而勢復壯偉。四句書壁上。又揮西方變相。其人物之大。從地而起。

直至屋椽。慘澹飛動。色尚未填。色未填。故慘淡也。四句畫此行。疊有壯觀。如郭代公。如薛少保。俱為才賢。俱在通泉。未知千載之後。誰復嗣其美乎。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奇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
 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
 力。群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鄰。高堂未傾覆。幸
 得慰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恥飲涿
 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薛公畫鶴數且十一。皆寫青田真相。故畫久色盡。而出塵之姿。猶如生也。所以低者昂者。各具意態。磊磊落落。皆如人長也。六句寫畫之形。似所佳者。志氣之自遠。豈在粉墨之舊新。想其神情。萬里羣游。不以力運。可以神會也。蓋其委蛇氣度。乃白鳳之儔。而非倉庚之侶耳。六句寫畫之神理。今雖高堂未傾。得留此悅目。而曝露風雨。豈能長保乎。四句點通泉縣署屋壁。然此亦畫耳。至赤霄真骨。耻飲汚流。則當冥冥長往。豈人所能馴者。不覺又為一嘆也。

陪王侍御宴通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烟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為家。

江水之流逝者如斯也。開樽日斜。是日已過也。宴賞而在異方。樂亦有限。回首而問京華。悲從中來矣。亭景勝而臨山水。江上也。村烟起而對浦沙。日斜也。二句點東山野亭。然遇此形勝。得以放歌。即京華可念。飄泊堪傷。姑置之矣。二句緊照異方。二句結。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哀中流。妙舞透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

與上詩同一日事。日登東山。前詩序。過夜與姚通泉。泛江通篇著意在此。姚公美政。今人莫及。古人與儔。

惟于政事盡心。故有暇日。而倍侍御游覽。便不是逢
 迎叢脞一流矣。所以東山高頂。宴樂方終。而清江日
 落。又攜妓登舟。舟中有美人。故有笛聲妙舞。以致大
 魚出聽也。乃流連而夜。淡風起。風起而浪湧。浪湧故
 船重。而喧呼者不知。但見星河之光。搖蕩破碎。正寫
 風起浪湧也。而四座猶得意忘返。故告之日。臨淡之
 戒。不可忽也。願迴舟歸。太樂不可極。莫使霜露沾衣
 耳。

建都十二韻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憐湘水魂。窮冬客江劔。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昏。願枉長安日光輝。照北原。

此乃罷蜀之南京。而以荆州為南都也。故曰天下尚
未蘇息。而河北尚屬史氏。朝廷雖議功于雲臺之上。
誰能扶黃屋于不傾乎。乃汲汲建都荆州。何哉。既以

荆州為南都。則退避之謀成。剋復之計左。恐失東北
之人心矣。而蜀都為長安之堂奧。是為西極。乃議罷
革乎。况時危正圖雪耻。朝廷之上。或另有深謀秘計。
未可輕論。然一時粗定。皆以為太平。而蒼生未蘇。終
憂其禍亂也。我昔在朝。上書既恨不死。遠謫實荷殊
恩。不死故負賈誼之哭。遠謫故憐屈原之鬼也。而且
冬客劔州。田園自得。風斷青蒲之節。牽裾不可再得。
霜埋翠竹之根。江劔又將空老矣。無奈在朝之臣。徒
穰穰為利。無一人敢言。關輔之地。久昏昏亂。無一

方得靜。尚當在長安之日。照于北方。無為南下之計也。

杜詩論文二十二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吳九思道賢參

唐代宗廣德元年春梓州

遠游

賤子何人記。逃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賤子無人記憶。所向皆逃。而到處為家矣。寄居于此。

所見者竹風野色。江沫春沙。家何在乎。姑且隨地自安。而種藥扶衰。吟詩自遣而已。乃忽聞史朝義已下。諸軍降散。故喜問京華。無家而有家矣。似聞者蓋想望而不敢遽信也。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余田園在東京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身居劍外而忽聞收薊北之信。故喜極而悲也。初以

攜家為累。今則歸計可期。却看妻子相對而無愁。偶爾觀書亦拋之而起舞。喜之極也。喜極則即在白日亦放歌而縱酒。頂喜欲狂。今正新春。便作伴而還鄉。頂妻子句。于是即從巴峽而穿巫峽。便下襄陽。以到洛陽。頃刻間事耳。豈不樂哉。二句作一氣讀。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棲。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鞀。雙雙新燕子。依舊已啣泥。

行路之難如此。一句多少悲涼。故登樓遠望。一時俱

集而意欲迷也。下江水一句。登樓之景。餘三句。俱登樓之。心事。身却無少壯之日。跡但有羈栖之悲。削字法也。惟見江水杳然。空流城下。春風如此。但入戰場。而燕子無知。仍舊啣泥。往來。不管人愁思也。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厭蜀交遊吟。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

天畔。梓州也。而登樓遠望。心適日公。直到故園也。故園之中。禍亂雖已少定。而所移之柳。能存否乎。蜀之交游。既冷。亦已厭矣。吳之勝事。猶多。故可思也。便須

具舟而南下耳。一句是登樓。下七句俱登樓之心事。

花底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萼。花蒂也。紫而扶藥。鬚。花鬚也。黃而映花。千萬言其多也。行於花間。正疑行雨之神。乃忽入朝霞之圃乎。又恐是河陽之種。故堪留衛玠之車也。好顏色。頂上六句。顏色既好。當殷勤愛護。莫作泥沙之委也。六句連用忽疑等虛字。不覺其複。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人。

只道梅花獨發。孰知柳亦一新乎。借梅花引起。下俱咏柳。即柳之上。一枝萬枝。無不婀娜。即枝之上。一葉萬葉。無不舒青也。又不特柳枝爭發。即禽鳥亦新。紫燕拂長條。而迴翔柳之外也。黃鳥借密葉而淡藏。柳之內也。因歎旅寓漢南。樹猶如此。而長安灞上。又將何如。能不動人愁思乎。

春日戲題惱郭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腰褭。佳人屢出董嬌嬈。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攜王趙兩紅顏。再聘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君一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

意氣凌霄。一片俠骨。便說得有品。所以見招之時。來迎有駿馬。此句陪開宴有佳人。此句實三句總寫意氣事也。無奈我來梓州。汝居通泉。如江水東流。燕復西去。兩不相值。春光雖好。相見為難。然我不能往。惟

望汝攜來耳。則紅顏白首。庶可再見。今相去不百里。使我一開愁眉。重看顏色。之如花。且復有纏頭之贈。錦。百里攜妓。必不可得之事故。曰戲題。故曰惱也。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憑高。西原也。送所親。一兄一弟也。久坐者。不特別情。堪戀。抑亦春色帶人耳。下二句。憑高之景。遠水所望之水也。遠水故若無浪。他山。即鄴原之山也。他山亦自有春。下二句。俱頂他山句。野花無地不發。官柳無處不新。但當此愁別。不覺春之為春。况在他鄉。又頻送客乎。應首句。

題鄴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有幾賢。

已在江頭。而不忍急去者。為爾相憐也。因見雲散灌壇之雨。神明亦避威名。春青彭澤之田。陶令猶堪釀酒。二句。俱縣令事。美郭明府。因嘆其數為小國。故擬

搔首問天。然不知別後相逢。能有幾人之賢者乎。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

涪江之舟。一時俱發。同行既去。故不得獨留也。知別離之時。雖亦不久。然宗族之誼。豈忍相棄乎。所過之地。則有白狗黃牛之峽。朝雲暮雨之祠。自當一一問其遺跡。而囊中奇句。自應不之也。四句一氣讀。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異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

前四句先說惠義寺春日無人之境地。僻矣。虛空無著之天。天曠矣。至此另一境界。與人間不同。而鶯花乃與人間無異。仍在世界之中。而樓閣倚于山巔。則又在世界之外也。下二句自感。因嘆遲暮一無所得。故登臨自覺惘然。承上四句。又謂使君曰。誰能共解金龜。安禪於此乎。繳還四使君并惠義寺。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還花雜
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憶髮毛斑

追餞同舟泛舟也傷春水間涪江也為客堪悲歎飄零之已久君還可羨在衰老而更淡四句完題下二句江上之景花雜故易繁重重密樹雲輕故易斷處處如山下二句送別天涯之外君去則故人益少矣鬢毛焉得不更白乎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
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
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寺在山上江在山下官閣則在山腰故先從江上說起淡不流者滲沉寥沉也及至山腰官閣則目前一曠而萬感俱生矣憑閣而望翠壁含風雲隨風而飄渺丹楓映日楓照日而紅稠二句山上之景小院迴廊春而猶寂官閣之景浴鳧飛鷺晚而更聞春江之景輕逗一晚字此方到閣未到寺也寺在山頂更在藤蘿之外計到上頭自應昏黑矣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名讀書
雲閣觀問絹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以爾之才。文章不足以盡爾。即就文章而論。而才亦
縱橫矣。爾才如此。非爾更加苦節。則何人當此大名
乎。昔已讀書于雲閣。今將問絹于錦城。既至成都。我
有浣花草堂。須為題詩。特去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地。忽
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于絲。劍南
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髻角之交。至今四十年矣。中間隔絕。消息茫然。已不
知經多少相思。幾許悲怨。而今得相逢。更不知後會
何地。乃即為相別之時乎。二句倒裝。恣也。我既悲傷。
何心于花柳。無奈桃花之紅者更紅。柳絮之白者愈
白。劍南春色。頂桃花。柳絮無賴者。不管人之生憎不
分。而觸忤愁人。直至酒邊也。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烟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淚逐
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為情

二月春光乃頻為送客之事乎送客之地則在東津江上江欲平者春水未發也二句完題山際之烟花濃郁頂二月浪前之舟楫輕揚頂東津于是持有勸杯送有吹笛正可開懷而日日愁淚日日離筵其情又何如也應還頻字

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衮衮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游花濃

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登山之意不盡而匆匆先上者牛頭寺也客中一無所事得以放意山水故無復拘礙乃客中竟無一事徒然放意山水已真成浪游矣二句承意不盡既至則寺靜花濃池幽竹細而鶯聲可聽移時不休殊足樂也四句承上牛頭句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溪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傳燈
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通首是夜景。牛頭而于鶴林望見。只因梯逕幽深。所以不及上也。遠而望之。春色若浮山外。山之秀也。天河如在殿陰。山之高也。釋家傳燈相續。長者買地布金。傳燈因夜景。借用佛法如此。豈可狂歌自放。當靜坐看心耳。通首寫望字。

上兜率寺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在巴蜀。棟宇自齊梁。更信哀雖久。何顯好不忘。白牛連遠近。且欲上慈航。

兜率既為名利。故真如之僧。俱會于法堂矣。而江山

兼巴蜀之勝。棟宇自齊梁而創。四句。兜率寺。難免鹿信之哀傷。且作何顯之好佛。二句。上寺之意。苟得白牛寶車。則遠近可到。而慈航為不遠矣。終以佛法語結。

望兜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翻。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

樹密而當山徑。則山徑不可見矣。江深而隔寺門。則寺門不易到矣。故不復上寺。而但見雲氣霏霏。承密

樹句浪花閃閃承江濛句且高山蔽天故天為不大
名山僧占故佛為獨尊也六句皆望景明日盥罷便
應努力上山矣末結望意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
遲日濛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見酒
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

遲日春光照此江水江水之上而有輕舟輕舟之內
而有別筵別筵之中則帝鄉不可見而愁緒獨濛故
淚痕不能乾而春光空好耳四句相承完送別別後

對酒自當相憶將詩慎弗輕傳惟逢岑范二公為道
久別之後而彼此俱衰年矣相見何日乎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
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雙林寺也路出雙林亭在寺外亭窺萬井亭在山上
也下二句亭中所見日色下照高望故覺其孤山谷
受風憑高更覺其遠耳下四句感懷此身老于兵革
之中家鄉有關河之阻惟存數行清淚寧忍對花乎

送何侍御歸朝

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舟楫具而諸侯出餞李梓州筵上也車輿駕而使者歸朝送何侍御也山花映發貼車輿句水鳥孤飛貼舟楫句孤飛自喻也春日而悲霜鬢自叙天隅而把繡衣侍御故人既去故獨歸寥落而寸心如失耳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豔曲二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

客乘馬而來登舟故空騎回也既登舟而見佳人在列滿近船者在諸舫也歌舞在清江之上舞衣對曠野之前倒裝句法承佳人句人凌風而玉袖並舉承歌扇二句舟迎浪而金壺亦欲點開宴也而佳人以明媚之色對豔陽之天玉質春光一時共秀矣競字並字見佳人之多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歌袖而移白日。宴久故日夕也。笛牀而近青霄。江曠故天低也。度曲而翠眉縈曲。倦矣。分行而雲鬢儼然。不敢怠也。日入故昔迴空騎。將暮而立馬來迎。舟有佳人迴舟而餘香猶在也。舟迴客散。知使君有婦而司空見慣。視如等閒矣。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

冉冉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鐘。雲門春寂寂。此別惜相從。

寺藏谷中。烟雲冉冉。峯出林表。翠色娟娟。二句遠望

之景。既到而憑闌干之峻。知來處已遠。見結構之妙。覺坐處重叠也。四句惠義寺前騎馬而來。行于春徑。今衣冠而坐。已動暮鐘矣。雲門春寂寂。仍點寺。惜此別不能從也。通首暗咏送別止于末句一點。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余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

自竄身來此。同病惟君耳。而君乃又去耶。天下兵戈已滿。故竄身也。江邊歲月已長。來蜀久也。別筵可悲。

况逢暮景。春光可惜。又已白頭。見此別之不易。送意已盡。既歸成都。則問我浣花之竹。今何如乎。

絕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江邊踏青既罷已藏却一日事矣踏青而歸故迴首見旌旗也風起而春城日暮頂踏青罷樓高而鼓角聲悲頂旌旗句旌旗城上之旌旗也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寂寥。君

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拖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前者途中而又止一見別後而人事經年是極易忘之人而終不能忘君者以後生之中知君有長才故也今君既先去我亦將行矣先為達于府主蘇使君也江花未盡之日當與之共會于江樓耳

送辛員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朱櫻垂實。春已深矣。郭外有田。我無是也。相逢于萬里。別既不易。乃貪此握手之頃刻。何以爲情。况高才素孚。而離筵無愧乎。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細草流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前四句接上首俱寫離筵之景。雙峯寂寂而對春臺。一句遠景。萬竹青青而照酒盃。一句近景。細草已足流連。坐久故軟。殘花已堪悵望。近人尤悲也。二句亦

近景。因想昨日同舟已不可得。今朝並馬未忍即迴。當送君直至錦州始爲分首耳。但恨分首之後。江邊樹裡無人共歸。則更爲凄切也。

江漲呈竇使君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峰。孤亭凌噴薄。萬井逼春容。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舍客。攜我豁心胸。

宿雨非一日之雨。此江漲之故也。故波濤之大。與遠峯相上下矣。所以孤亭凌于江上。其景可觀。而萬井逼于江邊。其勢可憂也。而且水勢之高。雖高鳥亦愁。

水勢之濁。卽老龍亦困。二句極寫江漲。天邊西蜀。同舍客。竇使君也。攜我同來。而心胸一豁耳。

又呈竇使君

轉驚波作惡。卽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爲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

江漲猶未退也。波濤之勢愈甚。而江岸恐其隨流矣。賴有盃中之物。則驚與恐。姑以無心聽之。若海上之鷗而已。無柰水勢滔天。覺剡縣之猶小。剡溪不足稱也。若揚州之在前。大江不是過也。下二句呈竇使君。

因接情人之飲。故客愁少減耳。

巴西驛亭呈竇使君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漂泊猶杯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

此時漲已退矣。漲則水黃。漲退則水綠。雨已止矣。雨則天黑。雨晴則天青。時當春日。又值暮景。故愁與醉併總無醒時也。下頂醉字。漂泊之中。尚有盃酒。踟躕之際。在此驛亭。而漂泊踟躕者。相看萬里之別。同爲萍泛。已同字是竇使君。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各議諸

昆玉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全蜀
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

途中而忽見鹽亭高山圍擁四面皆青二句遠望到
縣則雲溪之花淡淡而清春郭之水泠泠而响二句
近景溪言花郭言水互文也全蜀固多名士而嚴家
為盛聚德星者兩使君諸昆玉也感此而作長歌意
猶未盡亦當為老夫洗耳矣

倚杖

看花雖郭外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鷗
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看花雖在郭外倚杖已至溪邊溪即在門前也山縣
小故休市為早頂郭外句江橋盛故聚船為多頂溪
邊句而溪邊則見鷗羣狎浪歸雁晴飛四句皆倚杖
所見物色如此頂狎鷗二句生意如此頂山縣二句
因憶去年於此今又一年矣

陪王漢州畱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豉○化○
尊○綵○熟○刀○鳴○鱸○縷○飛○使○君○雙○皂○蓋○灘○淺○正○相○依○

舊相恩命追還房公入朝也而留此春池游賞者不
少故陪兩使君來也闕庭之分雖猶未到頂舊相而
舟楫之同已沐光輝矣頂使君游宴品物豉化而尊
蒸刀鳴而鱸飛色色鮮美而使君皂蓋留于灘上者
正相依也雙蓋二使君也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群○眠○沙○泛○浦○白○于○
鳳○凰○池○上○應○回○首○為○

報籠隨王右軍

房相西池之鵝潔白可愛而房公人相在鳳凰池上
或曾回首而念及乎今隨我而公則籠歸右軍風致
亦自不乏也

答楊梓州

悶○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却○向○清○溪○不○相○見○回○
船○應○載○阿○戎○游○

悶時偶到楊公之池頭忽逢楊子之來鎮而楊子則
從青溪而去不得相見也回船當與阿戎同游耳阿

戎事。荅來詩意。

柑園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于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春日清江之畔。而有千柑之園。春日故止咏其花葉。葉不讓于青雲。花則更繁于白雪。極寫其盛也。他日結子隨邊使而入獻。開筒當直在至尊之前矣。熟雖後時。終能入貢。人生際遇有時。何必早達乎。

